



在中国的边疆地区看日本的底层文化

根据传承至今的神话和祭祀仪式的实况，细致地描述、介绍亚洲地区特有的自然观和宗教观的原点

神话与自然宗教

——中国云南省少数民族的精神世界

【日】冈部隆志 著
张正军 译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神话与自然宗教

——中国云南省少数民族的精神世界

【日】冈部隆志 著
张正军 译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本书是作者冈部隆志教授在云南省考察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之后撰写的调查和研究报告集,详细记录了在云南各地的少数民族村寨考察的经过,内容包括彝族、傈僳族、独龙族、白族、佤族、纳西族、哈尼族等多个民族的神话传说、民俗宗教、节日活动以及对歌等等,为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话与自然宗教 / (日) 冈部隆志著; 张正军译.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6

ISBN 978-7-313-14403-4

I. ①神… II. ①冈… ②张… III. ①神话—研究—
云南省②神话—作品集—云南省 IV. ①B932.2②I27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07541 号

本书首次出版由日本三弥井书店出版

神话与自然宗教

——中国云南省少数民族的精神世界

著 者: [日] 冈部隆志

出版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200030

出 版 人: 韩建民

印 制: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mm×1000 mm 1/16

字 数: 199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书 号: ISBN 978-7-313-14403-4/B

定 价: 48.00 元

译 者: 张正军

地 址: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电 话: 021-640712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 14.25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 0512-52219025

序言

一、邂逅云南的底层文化

中国居住着 55 个少数民族,他们一面受到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的文化影响,同时形成了各民族独自的文化。特别是在云南省,那里居住着 25 个少数民族,多数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的称呼反映了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有的研究者回避这一称呼,称其为民族集团,本文虽关注这一称呼的政治性和历史性,但还是使用一般通用的“少数民族”这一称呼)没建立过本民族的国家,没有自己的文字,主要依赖第一产业营生,保存了古老的文化。这些少数民族文化虽然各有特点,但其底层文化是相通的。例如,“自然宗教”就是如此。当然,与日本的宗教相同,有的少数民族文化受道教、佛教等外来宗教的影响,但其底层文化基本上保留着浓厚的自然宗教的特征。

我感兴趣的是底层文化。15 年前,应在中国云南省作对歌调查的工藤隆的邀请,我去云南省怒江流域调查了对歌、神话和宗教性祭祀仪式,这是我的第一次云南之行。此后,我去云南考察过好几次,深切地感觉到日本固有的底层文化几乎都能在云南找到。啊,这不是与我们的文化几乎一样吗!这是我真实的感想。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最近虽然很少听到讲述云南与日本文化共同性的“照叶树林文化论”了,但是,实际来云南考察后,我觉得那是很有说服力的学说。

底层文化可谓无意识地制约着该文化传承人的思维和行为,因此,它是作为该文化传承人的共同体和民族的共性的知觉表象。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区别于其他共同体和民族的标识。但是,如果在底层文化这个范畴中来

概括其他民族和其他国家的共同体,我们就会意外地发现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照叶树林文化论”让我们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照叶树林文化论”的提倡者发现了在照叶树林这一亚洲的植物带中共有的文化,该文化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亚洲这一区域,它不同于民族和国家的区别方法,提出了跨越民族和国家的共同文化。

重要的是,“照叶树林文化论”所谓的跨越国境的文化是扎根于本地生活中的底层文化,是生活于当地的人们并未意识到是文化的、由生活中的工具、食物、歌谣等来体现的文化。正因为它是底层的,所以,更能从根本上确认当地人的共同点。虽然云南的民族和所属的国家与我的不同,但是,我通过对云南的访问,发现云南人生活在与日本类似的底层文化中,我心情激动不已。现在想来,对云南民族文化的调查再次确认了我们(也可以说是日本人)并不孤立存在这一理所当然的事实。当然,那里即使存在着不同性质的文化,能确认共性的意义也是巨大的。

因此,我只是想看看云南文化,一有机会就去那里访问,如果有感兴趣的节日祭祀,就去看,当然,也去调查作为研究方向的民歌。

二、探寻底层文化的意义所在

全球化的潮流促使现在这样彻底的消费文明越过民族和国家的框架,无论是在边境还是在都市,它们毫无顾忌地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在这样的时代中,我有时会想文化是什么的问题,在云南时,我特别会思考这个问题。我调查了云南的神话和祭祀,它们大部分正在消亡。除了一部分人以外,大部分人毫不关心正在消亡的文化。如果说文化结局理应如此,那我也无话可说。但是,这反过来又让我们思考,对生活于当地的人来说,文化又是什么呢?

也许现在文化与其说是民族和地域共同体的同一性问题,不如说是面对环境破坏、农村荒芜化、城市人际关系崩溃等问题的人们为了设法活下去

而必须意识到的问题。云南也好,日本也罢,为了在艰难的世上设法活下去,我觉得需要重新探索文化性的东西。我认为,那种文化是给无依无靠的人在自然中找到生存根据的类似万物有灵论那样存在于我们生活底层的文化。在看不到未来、不知所措的这个时代,我们必须重新探索底层文化。我不是想说我们应该向底层的文化学习。我不可以简单地说该学就行,而只是想试着重新探索,就像有心病时无意识地重新思索隐藏着的内心问题那样。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接触、审视、考察云南少数民族的底层文化,对于重新理解我们的生活必将具有重要意义。

三、全球资本主义中的底层文化

我在云南调查少数民族文化时,曾深思过这样的问题,即,在席卷日本和中国的全球化进程中,地区性的底层文化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例如,有一年我在准备考察高峰乡的火把节时,在节日的两周前,突然获悉该节日停办了。我当时已经买了国际机票,预订了宾馆,正在束手无策之际,突然获得了可以访问小凉山彝族的机会,总算可以去中国了。至于终止火把节的原因,据说是因为村民忙于采集松茸。与传统的节日祭祀相比,村民选择了有现金收入的工作。

村民采集的松茸运到省城昆明后再出口日本,日本是云南产松茸的消费国,因此,一部分云南人从中受益了。另一方面,松茸所象征的全球化直接影响了地区性的传统祭祀。三年后,当地举办了火把节,我去做了考察。据说高峰乡所在的县政府把火把节作为振兴地方经济的一环给予了经济资助,村民才得以举办火把节。因此,主办方在火把节的现场搭起了舞台,隆重地举办了开幕式。在领导人致开幕辞后,作为余兴节目,年轻人表演了改编过的时髦的彝族民族舞蹈,在火把节期间还表演了斗牛。火把节本来与斗牛没关系,那是火把节的主办方——政府为吸引游客而策划的节目。

我已经察觉到了全球化已把传统祭祀作为观光资源来利用的倾向。我在考察丽江纳西族祭祀“署神”的仪式时,发现丽江郊外的玉水寨矗立着一尊贴金箔的大“署神”像,据说是最近塑造的,这也是把纳西族的祭祀作为旅游资源来利用的政府的创意。

四、在云南调查

我认为底层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中发生变化,这是全世界正在发生的问题,云南也不例外。我因为考察了很多云南的节日祭祀,所以必须认真观察现在正在发生变化的文化。这么说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充分享受了全球化恩惠的人。如果说来购买松茸的日本商社使高峰乡终止了“火把节”的话,那么我是盼望着如期举办节日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与购买松茸的商人没什么差别。如果说是全球化把边疆纳入世界性的交易体系中,从因地域差别而产生的价格差中获取利润,那么,我们也是依靠孕育全球化欲望的同样的系统,才能够把文化差异作为普遍价值的研究材料来发现问题,获得科研成果。例如,把松茸出口到日本以获取利润的商人接触到了不同文化的人,在当地构建了开放性的社会,这使我单身赴云南省禄丰县高峰乡考察火把节成为可能,我的考察也使当地进一步走向对外开放。

某个地区对其他国家和异文化开放,这不是坏事,但也不完全是好事。不过,对外开放本身是不可阻挡的,那么,因开放而引起的变化也会持续下去。例如,自古继承下来的祭祀活动的消失便是其中之一。不过,这种祭祀活动在时代潮流中无奈地消亡前,我们应该把文化变异这一事态作为使本地人富有的再创造的契机来重新把握。

那时,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智慧呢?当地如何来培育这种智慧呢?我认为不断地做这样的思考是很重要的。我享受着全球化的恩惠,进入云南考察,如果说我能为云南人做点什么贡献的话,那就是认真审视、记录、思考全球化中的文化变异,通过这些事,给当地再创造提供一些智慧吧。说贡献,

这其实有点冒昧,不过,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拙著着眼于底层文化,这是因为我认为底层文化才是那种智慧的源泉。

五、从日本底层文化的视角看云南少数民族文化

我想我是一边调查定居于云南的少数民族的底层文化,一边探索日本的底层文化的。当然,其中也有像佤族那样曾经有过猎头祭的文化,那也不能看成是不同性质的文化。拙著没有与日本作比较文化论的研究,但是是从日本底层文化的角度来论述云南的神话和祭祀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不管我有无意识到,拙著也可谓是底层文化的比较文化论。

讲述自我不足的创世神话

——中国云南省怒江流域的神话与文化 / 1

照叶树林文化带神话传说中的食物研究 / 23

人性供奉

——中国云南省佤族的猎头头祭 / 36

抗议与偿还

——中国云南省小凉山彝族的“火把节起源神话” / 53

死亡与被禳

——彝族与日本的被禳仪式比较研究 / 64

凤河村白族与巫师研究 / 78

雄戏的接受与发展

——云南省禄丰县高峰乡彝族的火把节研究 / 106

中国云南省弥勒县彝族红万村“火祭”的动物供牲 / 127

纳西族“祭署”仪式中可见的自然与人 / 145

白族的创世纪研究 / 163

《古事记》神话中的“兄妹婚禁忌型神话”与“天婚始祖型神话”的
比较研究 / 178

资料篇

“伊茨黑”仪式的咒语 / 188

高峰乡火把节的祭文《火把节祭经》 / 196

神鹏与署的战争 / 204

论文出处一览表 / 210

后记 / 212

译后记 / 214

讲述自我不足的创世神话

——中国云南省怒江流域的神话与文化

一、跋涉于中国云南省怒江流域

1997年8月,我们为了调查少数民族的神话、祭祀和对歌文化,访问了中国云南省怒江流域。^[1]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考察云南省,也是第一次到中国。在大东文化大学工藤隆教授、云南大学李子贤教授的率领下,我亲身去考察了云南省怒江流域的少数民族文化。我参加中国之旅的直接动机是想亲眼看见工藤隆教授在调查中的白族对歌。可是,我们去剑川县石宝山采录对歌时,那里当时几乎没有对歌活动,对歌调查也就扑了个空。但是,我们在调查完白族文化后访问了怒江流域,那里的风景让我惊叹不已。

去之前,我知道那里是中国的内地,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是,怒江流域严酷的自然环境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这里所谓的严酷是指人在那里生活得很艰辛。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在那样严酷的自然环境中生活着。我惊叹的是在那种严酷的自然中人能生存下去的事实。我不是没在电视节目、书籍上看到过生活在严酷环境中的人,但是,作为信息的认知和身临其境的所见所闻是迥然不同的。在惊涛骇浪的怒江边陡峭的绝壁上,只要有人勉强能站住的一块坡地,那里就种植着玉米。人站在那种坡地上,如果滑倒就可能会掉到怒江里去。冒着生命危险耕种的玉米地讲述着生存的艰辛。

我注视着怒江的急流、两岸的悬崖和玉米地,不由得在心里想:人为什么要长期定居在这种地方?不能搬迁到环境稍微好些的平地上居住吗?新迁入地如果有原住民,不能与他们和谐共处吗?



陡峭的峡谷·怒江的风景

但是,人如果过分集中居住于产量高的土地有限的地方,就会发生纠纷。如果在纠纷中失败,或者想回避纷争,那就只好居住到条件更恶劣的自然中。遵循这个无情的法则,很多人无奈地生存于地球上险恶的环境中,我现在看到的可能就是遵循这个法则的人们的生活和文化。

怒江发源于喜马拉雅山脉,自西藏自治区流经云南省西部,是一条沿中缅边境地区流动的大河。大河两侧有海拔三四千米的崇山峻岭,峡谷绵延两百公里。怒江流域居住着藏缅语族的傈僳族、怒族、独龙族等少数民族。

怒江流域几乎没有平地,定居于该地区的少数民族以前依靠刀耕火种和狩猎生存,现在他们在旱地上种植玉米、荞麦、花生和番薯,在梯田里种植水稻。但是因为耕地几乎都在斜坡上,所以产量不高。而且怒江急流阻断了交通,限制了人的流动和物的流动。因此,生活于该地区的人们在中国属

于贫困人口。傈僳族当时人口约 57 万,定居于云南省各地区,其中在怒江流域居住着 17 万;怒族当时人口约 2 万,几乎都定居于怒江流域,与傈僳族杂居;独龙族当时人口约 5 千人,在这三个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少,其居住地靠近西藏自治区,定居于独龙江流域的河谷地带,海拔在 1 000~4 936 米间,其居住地的自然条件在这三个少数民族中最为严酷。

这三个民族的人口比分别显示了各民族经济力量的强弱,怒江流域是傈僳族自治州,傈僳族是主体民族,其耕地多在条件较好的平坝地区,正因为自然地理条件好,所以能养育更多的人口,人口最少的独龙族居住在与外部隔绝的独龙江流域,这种严酷的自然条件,就决定了他们最贫穷。

这三个民族的语言都属于藏缅语族,正如该语族的大多数民族被迫迁入中国西南地区那样,他们也在很久以前迁徙到了怒江流域。现在,他们散居于怒江流域、独龙江流域的河谷地带和高山腹地,他们本来就是以刀耕火种和狩猎为生的山地民族,定居后对土地的眷恋并没有稻作民族那么强烈。

因为宾馆等旅游设施有限,在我们进入怒江流域的几年前,那里曾是不开放地区,外国人不能进入。但即使是开放,外国人也只能在政府官员陪同下作有限的采访,这是在中国特别贫困地区作调查时对外国人的保护。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军从缅甸入侵该地区,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灾难,人们的对日感情未必是好的,当地的政府对日本人调查团也很谨慎。也就是说,虽说是文化考察,但是当时如果没有当地政府的同意是很难进入该地区的,我们能成行,完全要感谢著名的神话学家云南大学李子贤教授的安排。

我们从大理出发,驱车一天到达怒江边的六库镇,六库镇是怒江州政府、泸水县政府所在地,我们在那里与文化局的向导汇合,在其陪同下向河流湍急的怒江上游出发。我们在六库镇歇了一晚,第二天沿着怒江边的泥土路开了约 200 公里,到了目的地贡山,沿途可见前文所说的在怒江边险峻的悬崖上豁命耕种的玉米地。

途中,我们见到了横跨怒江的溜索桥,溜渡者把特制的座椅吊在绳索上,人坐在座椅上,借助绳索的倾斜度,溜向对岸,速度快得惊人,很惊险。

溜渡者怀中都抱着行李,有的甚至抱着猪。我不禁感慨万千。这就是那座“风之桥”啊!“风之桥”是NHK制作的纪录片的题目(1996年新春特集“风之桥”——生活在中国云南大峡谷的人们),它拍摄了居住于怒江流域的少数民族的生活。怒江上很少有桥,在没有桥的地方,人们在两岸拉上钢缆渡河。在溜索上溜过去时,溜索会发出把风阻断的声音,因此,NHK把它命名为“风之桥”。我在看“风之桥”这个电视节目时就想一定要去看看实景,现在实现了这个愿望。



渡“风之桥”

这种渡河方式非常惊险,如果滑轮脱轨,或者挂着座椅的钢缆松动,人就会跌入怒江的急流中。但是既然没有桥,人们也就只能这样过河。因为河水湍急,船是无法摆渡的。现在的溜索是钢缆做的,据说在此之前是用竹子或藤蔓做绳索,那就更危险了。怒江的对岸有通往集市的道路,为了去市场交易,人们只好渡河。这种“风之桥”也是怒江流域少数民族智慧的结晶。

其实,在云南省的省会昆明市有个民族村,那里展示着定居在云南省各

地的少数民族文化。我在怒江调查这项文化十年后,有机会参观了昆明的民族村,那里展示着定居于怒江流域的少数民族文化,展览馆前有个大水池,水池的两岸拉着钢缆溜索,收费后可让游客坐溜索体验。也就是说,这座“风之桥”对少数民族的人来说是旅游资源。我觉得如果把游客带到怒江,大家坐在吸引眼球的“风之桥”上(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怒江人也能获得丰厚的旅游收入。总之肯定会有人想到这个旅游项目的,那么,依靠怒江旅游使当地人过上好日子的一天肯定会到来。



建在民族村里的“风之桥”

二、怒江流域的创世神话

我们沿怒江而上,终于到了贡山县县城,那里可以说位于道路的尽头,据说当时再往前走 50 公里就无公路了,只能骑马前行。那里确实靠近西藏

了,我们看到很多藏族人,早餐有酥油茶。

我们以贡山县为基地,调查了傈僳族、怒族、独龙族的神话,采集到的几则神话都是洪水神话。我们分别采录了上述三个民族的神话,这些神话虽然有些细微的差别,但其内容大致相同。不过,我感兴趣的是神话的最后部分,它讲述了该民族现况的起源,三个民族的神话都相同。

下面首先介绍独龙族的洪水神话。

很久以前,既没有天地,也没有人,只有天神。后来天神造了天地和人。人在地上劳动,过日子。(这一段是唱的,以下是用汉语讲述的。)

天神创造天地后,人口逐渐增加了。有一年,下了九天大雨,洪水爆发了。下雨后山上长出了很多蘑菇,兄妹两人与其他人一起去采蘑菇,其他人采满了一篮蘑菇,但兄妹俩无论怎么采都采不满一篮,不知不觉间已采到了山顶。第九天,洪水涨到兄妹俩的脚下,其他人全被洪水冲走淹死了。兄妹两人在山顶度过了三天,水涨到了他们的脚下,他们把织布用的梭子放在脚前抵挡洪水,水流过梭子的九个缝隙。因为没有食物,哥哥生吃了被洪水淹死后漂来的动物,妹妹却不敢生吃。哥哥把生肉放在石板上晒干后给妹妹吃,但因为里面还是生的,妹妹还是不肯吃生肉。鹿子在水里泡了九天,肚子上的皮已变薄变软。兄妹两人看到苍蝇在悬崖上搓脚,他们受此启发,用八根藤条编了绳子,在石头上擦绳子生火,第一次失败了,第二次成功地取得了火种,从此,他们用火烤肉吃,妹妹就能吃到肉了。

九天后,水退了。但是,泥土还很软,人不能下去。兄妹等地面干硬后才下了山。因为没有食物,他们就剥去动物尸体的皮,吃其肉。又因为没有竹木,不能建房子,兄妹只好住在岩洞里。他们每晚分开睡,但到第二天早晨醒来却发现两人躺在一起。他们害羞地互相责问对方为什么躺到自己身边来。第二天晚上,两人在中间砌了石墙,分别躺下,但到早晨又发现两人睡在一起。第三天,他们分别躺在一块大石头的两边,石头的中间下凹,里面有水。次日,凹石中间的水丝毫未变,但

两人又躺到了一起。哥哥说：“世上只有我们兄妹俩，如果神意要我俩结婚，就让泼到石板上的水变成九条河吧。”说完这句话，泼到石板上的水真的变成了九条河，兄妹就按神意结婚了。他们婚后生下九男九女，孩子们长大后都要争做“老大”（官人），不断地吵架。父母亲说：“我们是洪水后幸存下来的人，你们不要吵架，要和睦相处。”但是，这种说教一点效果也没有。于是，父母亲让孩子们比赛射箭，约定用箭射穿石板者当“老大”，不能射穿石板者当老百姓。大哥大姐（汉族）射穿了石板，其他兄妹都失败了。因此，大哥大姐往东去做了皇帝，他们带走了良种，所以粮食产量高，其他民族的作物种子不好，粮食产量低，所以贫穷落后。

大哥大姐往东去做了皇帝，二哥二姐去了缅甸，三哥三姐留在独龙江，四哥四姐去了缅甸，五哥五姐去了金沙江，六哥六姐去了缅甸，七哥七姐去了澜沧江，八哥八姐去了缅甸，九弟九妹留在怒江。大家分别前，父母亲对老二到老九兄妹姐弟说：“大哥大姐成功地射穿了石板，所以当了皇帝，你们当了百姓。以后要好好地听皇帝的话。”所以，少数民族现在也听汉族和国家的话，汉族和少数民族都是兄弟。（讲唱者：约翰，65岁，爬坡村，独龙族。）



采访中听取独龙族老人神话